



津沽崇文沃土初成浅析

张希

明永乐年间,天津设卫定名,这座依河临海的城池,自诞生之初便镌刻着戍卫边塞的铁血底色。驻扎于彼时津沽大地的,皆是世代从军的军户,全城居民皆以军务为毕生主业。遥想彼时的天津,或许是一座只有刀光铠甲、少有笔墨书香的铁血军城。荒芜的岁月里,津沽大地静静等候着文脉的曙光,直到正统元年(1436),天津首座官办儒学——天津卫学落成于如今南开文庙之地,沿袭经典的庙学合一规制,为这片尚武的土地,第一次筑起了系统化的治学育人殿堂。

学堂的落成,彻底填补了天津官学教育的空白,让原来只知戍守征战的军城,终于有了安放书香、滋养人心的一方天地,为津门文脉的破土萌芽埋下了珍贵的火种。

学风初立,静待花开。十一年后,属于天津本土的科举传奇终于开篇。出身卫军之家的王鹗,冲破地域与世俗的桎梏,寒窗苦读、潜心治学,一举考中乡试,成为天津设卫以来第一位本土举人。这一纸捷报,划破了军城无士子登科的沉寂,改写了津地无人中举的过往。后续会试未捷,王鹗毅然放下入世为官的机缘,转身扎根故土卫学,执鞭授课、教化乡邻,悉心提携无数寒门学子。

岁月无声,教化有形。在王鹗数

十年的言传身教、深耕教化之下,铁血卫城悄然蜕变。曾经尽是操戈练兵声的街巷,书声琅琅渐起;曾经唯知戍边守土的百姓,渐知向学崇文。求学的少年日益增多,向学的风气浸润全城,细碎的书香慢慢覆盖了漫天兵气。王鹗播撒文道之种,在津沽大地上耕耘出一寸寸崇文沃土,助力这座铁血军城,缓缓走向尚学的新生。

成化二年(1466),刘钰金榜题名、荣登进士甲第,成为天津卫史上第一位本土进士,又为津门文教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昔日青涩学子,终成朝堂名士,这一历史性的突破,印证了天津卫学的育人之功,更证明了津门士子科考的实力。相传成化元年(1465),刘钰常年在文庙泮池鱼化桥

潜心苦读,静观池鱼腾跃、蓄力向上,最终秋闱中举,次年连捷登科。自此,鱼化桥便成了津门学子逐梦登科的象征,承载着一城崇文向学的期许。

王鹗开山启教、播撒文脉,刘钰登科题名、树立标杆,两位先贤前后接续、薪火相传,彻底唤醒了津沽文风。自此之后,天津文教之势蒸蒸日上,卫学历经数次修葺拓建,府学、县学、私塾、书院遍地兴起,治学规制日趋完善,育人体系愈发成熟。一代代津门学子接续尚学之志,潜心伏案、笃学修身,在笔墨书香中传承文脉。

历经岁月沉淀,津沽文风愈发昌盛,士子赴考、登科中举者络绎不绝,清代屡现数人同登甲第的科举佳话。从刀甲铿锵的边防卫所,到书香绵延的沽上名城,天津完成了一场惊艳时光的蜕变。王鹗、刘钰等先贤启文脉、润故土,为这座城市筑就绵延不绝的文道根基,让崇文重教的风骨,从此于津门大地上生生不息、代代相传。

早年放假出游有种现象,即一些人看哪个景点的游客多,就跟风去哪里;生活中也有类似情况,有的人专往人头攒动的饭馆里去吃饭,这种从众心理、扎堆儿现象比比皆是,像俏皮话所说:“看熊瞎子跳舞——热闹有余”。

随大流儿、凑热闹,这种现象在俏皮话中屡被提及:八岁娃娃闹洞房——瞎凑热闹;和尚排队买梳

热闹有余

由国庆

子——凑热闹;戏台下开店铺——图热闹;老母猪赶会——凑热闹,等等,诸如此类都是让人笑话的事。更有甚者是“看热闹不嫌事大”,一边看还一边煽风点火,恨不得场面“冒火星子”才好,而他“乐在其中”。必须要说,此等行为有悖社会公德。



起士林散卖名酒

晓愚

起士林开业于1901年,与上海红房子、北京马克西姆、哈尔滨华梅并称中国四大老牌西餐厅。

起士林的招牌菜有罐焖牛肉、红菜汤、奶油海杂拌、奶汁烤鱼、法式牛排、炸猪排等,深受食客喜爱。上世纪70年代,起士林除经营瓶装黑啤酒之外,还按两零售名牌白酒。其中,茅台酒四角八分一两,汾酒一角八分一两。这个价格,餐厅并未加价,体现出对食客的优待。如果到起士林,来上一份罐焖牛肉(约八角)、奶油海杂拌(约一元二角)、红菜汤(约四角五分),再来二两茅台九角六分,总共不到四元钱,便能酒足饭饱,开个洋荤。这个价格如今听起来非常亲民,但在当时绝对能称得上奢侈了。



该街角位于现万全道与陕西路交口(陕西路53号)。此建筑为前国民党高级将领鹿钟麟旧居。主体二层,局部三层,带半地下室,现为普通民居。原为日租界伏见街与须磨街交口。

照片摄于2012年11月。

●老街角掠影

张建文并摄

●老口福

炸酱面片

杨世珊

1973年村里搞副业,大车队进驻南开区建筑公司,住在工棚里,吃饭自己动手,于是一种光棍汉的饭食——“白水撒杂杂”大行其道。三成白面七成棒子面,放入一把盐和成面团,随后连摺带拍抻成面片子,用刀切成“骰子块”,放入盆里大力摇晃摇晃,这就做

成了杂杂。锅里烧开水,把杂杂撒入锅中,然后用清酱、葱花倒炆锅后,将料汁也倒入锅中,待杂杂熟后再点几滴香油,一碗“白水撒杂杂”便做好了。

村里的大俸刘好吃口好的,觉得“白水撒杂杂”没味,便接受妻子的建议要做炸酱面吃。妻子在家里给炸好酱,装在罐头瓶里让大俸刘带到工地,到时自己再擀点面条即可。大车队有专门的伙房,但得大家轮流用。大俸刘虽说会和面擀面条,但毕竟不是心灵手巧的主儿,手慢时总有人催促,正巧,一次大俸刘刚擀好面片正要切呢,有人

就催促说,该你使炉子了!大俸刘听后也果断,面条也不切了,烧开水直接把大面片揪成小片撒入锅里。这时有人就问,白水煮面片子你干嘛吃?大俸刘答,人家炸酱捞面,我来个炸酱面片。还别说,热面片配上凉炸酱,加上面片特别筋道,正得吃。大俸刘白鸣得意地吹开了,炸酱面片比炸酱面好吃。马德华是市里的下乡知青,做饭在行,吃也讲究,便上前询问了一些细节,还尝了尝,果然不错。后来两人一搭讪,便定下来合伙做饭,慢慢地又有人加入,这便形成了大车队伙食团的雏形。

校签室是柳墅行宫四座核心殿堂中启用最晚的一处,现存题咏最早始于清乾隆四十一年(1776)。校签室独处行宫左侧,与大殿西戏殿相邻,有殿堂三间,是乾隆驻蹕期间批阅奏章、校勘典籍的专用场所。室名“校签”,直指批阅文书、校点古籍的功用,也是整座行宫内承载机要事务、延续朝堂公务的重要空间。

乾隆亲题“校签室”殿额,还留下四副意境各异的御笔楹联。洒金朱色纸本联“触目无非远尘俗,会心皆可入研覃”,写尽此间远离喧嚣、潜心研学的状态;洒金黄纸本联“土香带润轻围砌,花气含颺近扑帷”,将室外清景与室内静谧相融;洒金碧蜡笺本联“庭饶芳毯铺生意,座有芸编结古欢”,描绘出庭前景致宜人、案头书卷相伴的日常;洒金米色纸本联“诗情诂花柳,乐意在农桑”,跳出闲情吟咏,将心系农桑、体恤民生的理念落笔其间。

乾隆先后为校签室赋诗五首,诗作完整记录下他在此理政、校书、自省的日常。乾隆四十一年初题此室,便直言此处并非闲逸之所:“校签虽以额书堂,那有多闲捡缥緗。纵罢军书仍不寐,投阶颇觉似天康。”虽以校书题额,自己却少有闲暇翻检典籍,往往军政文书批阅完毕,夜深依旧不肯安歇,勤勉之态跃然纸上。及至乾隆五十三年(1788),恰逢《四库全书》编修工作推进,他写下“近经四库校堂堂,鱼鲁研穷白与緗。大典诂徒笑永乐,亦性求是一心康”。联想起《四库全书》潜心校勘经历,立志修成超越前代的《永乐大典》这部巨著,以在治学求索中求得内心安稳。

乾隆五十五年(1790)临津,他于柳荫书斋中小作休憩,有感而作:“小憩片时闲,书斋绿柳间。甫他四库就,仍此两言颜。惩奖事难罢,支离率与删。若论亲切句,惟在念民艰。”当时《四库全书》已然告成,而朝堂奖惩任免、文稿删改梳理等繁杂公务依旧接连不断。

乾隆五十九年(1794)最后一首题诗,更是其回望一生心境:“巡官何处不书堂,暇即甄心玩缥緗。却笑幼龄逮耄耋,几曾体得一言康。”大半生辗转各地巡行,所到之处皆设书堂,稍有空闲便静心研读典籍,从年少至暮年,始终躬身自省。

驻蹕津门期间,乾隆在校签室先后接获平定大小金川、收复台湾的捷报,也得知河南、陕西、山东等地普降甘霖的喜讯。案头公务纷杂,奖惩庶务、删订文稿日日不断,正如诗中“惩奖事难罢,支离率与删”所写,事务琐碎却从不懈怠。

不同于海棠厅的风雅吟咏、偕乐堂的观民宴客、播醇斋的独处自省,校签室是纯粹的理政治学之地。它打破了行宫只为游赏休憩的固有印象,见证着乾隆出巡途中宵衣旰食、勤政不怠的日常。

●柳墅行宫沧桑录
乾隆亲题『校签室』殿额

由振明